北京故宮藏明代經面錦及其工藝特徵

阮衛萍

北京故宮博物院收藏有數以千計的經面類文物。其中一部分是清宮舊藏，來自清宮內廷使用的經書。另一部分是李杏南先生捐獻及五六十年代來自上房山寺廟中的經書皮。本文著重介紹李杏南先生捐獻及原爲上方山寺廟中的經面。

絲織經面來自那些經書

北京故宮博物院收藏的這批經面，是從裝裱的經書上揭取下來的，上面裱有經書名簽，大部分爲《大方廣佛華嚴經卷》、《大般涅槃經卷》（圖一）、《大乘妙法蓮華經卷》（圖二）、《慈悲道場懺法卷》（圖三）和《金光明最勝王經卷》等。

此外還有少量爲《首楞嚴經義海卷》、《大乘本身心地觀經卷》、《大佛頂萬行楞嚴經會解》、《大方便佛報恩經卷》、《大般若波羅密多心經卷》、《圓覺道場禪觀修正廣文卷》、《觀世音菩薩普門品經》、《佛說施燈經選塔經》、《佛母大孔雀明王經卷》（圖四）、《佛說佛名經卷》、《妙法蓮花經要解卷》、《五塔會元目錄》、《寶星陀羅尼經卷》和《阿毗達摩大毗婆沙論卷》等。雖然統計經書名沒能完全收盡，但是仍可看出這些經書多爲佛教重要經典。另外，從個別經衣連帶的經書單頁以及完整的經書來看，這批經書大部分是印刷而成，也有的經書是在專門印製的黑色欄箋紙內手抄經文，其裝幀形式均爲經摺裝。

圖一　《大般涅槃經卷》　封面的正面與背面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帶有題簽和文物號的一面為背面，是將題簽撕下後貼於封面背面。

經面的年代與來源

當年在從經書上揭取經面的時候，有心人將部分經書的年代抄寫記錄下來，成爲我們今天斷定明代絲織物最爲可信的依據，現抄錄如下表

經面	年代	出處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明永樂十七年刻經	上方山地藏殿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明正德十六年刻經	上方山藏經樓
《大般涅槃經卷》	明嘉靖年刻經	上方山地藏殿
《大般涅槃經卷》	明萬曆二十八年吉日刊刻經	上方山地藏殿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明萬曆二十八年刻經	上方山藏經樓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明萬曆癸巳孟春吉旦刻本	上方山藏經樓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明萬曆年刻經	上方山地藏殿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明萬曆年寫經	上方山藏經樓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明泰昌元年寫經	上方山藏經樓
《大般涅槃經卷》	明崇禎元年寫經	上方山別有天地
《大般涅槃經卷》	明崇禎元年寫經	上方山地藏殿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明崇禎年寫經	上方山藏經樓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明崇禎三年正月初四日奉佛弟子空滿	上方山地藏殿

從上可見，這些經面從明永樂年至崇禎年，跨越了明代幾個時期的經書，作爲經書上的經面年代也應爲相應時代的織物。

經面的規格尺寸

北京故宮收藏的此批經面，因爲是從裝裱的經書上揭取而來，有的留有裝幀的痕跡，少部分帶有裝幀時的原裝形式。有幸的是，在這批經衣中不僅發現有未揭裱的帶經皮紙板的原裝裱衣，而且在經衣中還保存下來少量經書，由此我們從數千件的經衣中選取幾百件經衣作爲依據，與僅存的經書對照，雖然收集還不夠全面，但是大致可以得出明代經書的規格尺寸，歸納如下。

經衣與經書的對照表

	經衣尺寸	原裝經衣及經書尺寸
第一種	縱29—30，橫11—12公分	無經書對應。
第二種	縱31—32，橫11—12公分	無經書對應。
第三種	縱33，橫13公分	帶經底板，縱33，橫10.8公分。
第四種	縱34，橫12—12.5公分 縱34.8，橫11公分	經書，縱34，橫11.2公分。 經書，《慈悲道場懺法卷第十》，縱34.5，橫12.3公分。 經書，縱34.5，橫12.3公分。 經書，縱34.9，橫12公分。 帶紙板封面，《大方廣佛華嚴經卷第四十六》，縱35，橫12公分。 經書，縱35，橫11公分。
第五種	縱35.5，橫13公分。	帶紙板封面，縱35.5，橫12.8公分。
第六種	縱36，橫12公分 縱36，橫13公分	帶紙板封面，縱36.5，橫12.8公分。
第七種	縱37—37.5，橫12—13公分	無經書對應。
第八種	縱 38，橫 13公分	無經書對應。

這些經衣尺寸，在縱二十九公分至三十八公分之間，橫十一公分至十三公分之間，每一種規格的經衣之間僅有公分或零點幾公分之差，這其中有四種經衣尺寸與原裝經書相吻合。由於這批經衣中少有經書，所以另外四種經衣尺寸是否有一一對應的經書，還不能斷定。但是，第一種與第二種、第七種與第八種經衣尺寸較接近，可以肯定至少還有兩種尺寸的經書，雖然我們收集的並不全面，但是僅從這幾種經衣尺寸中，我們已發現至少有八種尺寸的經書。由此可得，明代經書的大小是有多種尺寸的，同是《大方廣佛華嚴經卷》不同時期的刻經，每種經書的尺寸均不同，經書尺幅沒有嚴格的限定。

材質的選擇

經衣規格不完全統一，裝裱所用絲織物也各不相同。從北京故宮收藏的經衣看，所用的絲織物有兩色羅、暗花羅、織金羅、妝花羅、織金紗、暗花紗、兩色紗、妝花紗、暗花綾、暗花綢、兩色綢、暗花緞、兩色緞、織金緞、妝花緞以及織錦，其中綢與綾的數量相比較少一些，紗、羅、緞、錦所占比例基本相當。

圖二　《大乘妙法蓮華經卷》　封面的正面與背面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大部分經衣已不成套，只是零散的一兩片，雖然如此，也有幾張、十幾張、二十幾張一樣的經衣，我們從同是原爲上方山藏經樓的幾件經衣看：如：明崇禎年寫經《大方廣佛華嚴經卷》現有經面二十六件，均是「綠色地纏枝蓮紋織金紗」。明萬曆年寫經《大方廣佛華嚴經卷》現有經面二十二件，均是「白色地纏枝蓮紋織金紗」。萬曆年刻經《大方廣佛華嚴經卷》現有經面十三件，全部是「紅色雲龍海水紋織金緞」。原爲上方山地藏殿的《大般涅槃經卷》現存經面十三件，全部是「紅色地黃萬壽桃紋兩色綢」。因此可以說，同一次印製或書寫的同一部經書的各卷的經面應該是使用同一種材質的織物裝裱而成。

另外，在這批經面中我們也發現，經書的封面與封底所用織物有時相同，有時不同：如李杏南先生捐獻的兩部經書，一部經衣是以「紅色地

圖三　《慈悲道場懺法卷》　封面的正面與背面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綠色流雲雜寶紋兩色緞」爲封面，以「紅色四合如意雲紋暗花羅」爲封底，經衣的封面與封底是完全不同的織物：另一部《圓覺道場禪觀修正廣文卷第十七》以「湖綠色鸞鳳雲紋暗花綾」爲封面，以「藍色雲鳳紋暗花綾」爲封底，經衣的封面與封底所用織物相同但顏色、花紋卻不同。

另有一件原爲上方山藏經樓的《金光明最勝王經卷第一》（圖五）是一部保存較完整的清康熙時期經書，經衣完整，是僅存的幾件帶有經衣封底的經書之一，它以「果綠色地折枝勾蓮方勝紋兩色緞」裝裱經面，以「綠色四合如意雲紋暗花羅」裝裱封底，封面與封底是完全不同的兩種織物材料，雖然爲清康熙刻經，但是其裝幀形式仍與明代相同。

由此我們可以得出，該批經書的裝幀：多數是以顏色鮮豔、有提花的彩色織物爲經面（封面），少數也有用暗花或素織物作裝飾，而經底（封底）則使用單色、素織物或暗花織物。這種作法是與絲織物本身的特點相吻合：花緞、錦、妝花等提花織物色彩鮮豔，質感厚重，同時造價也比較高，而暗花或素織的綾羅則淡雅、輕薄，造價便宜。一個作面，一個作底，既充分發揮不同織物的材性特點，又經濟合算。

絲織物用作經面的原因

明代皇室偏愛宗教，官府和民間修建寺院一直比較活躍。寺院內所用佛像、經幡、佛衣、傘蓋、圍幔以及經書的封面等都是以絲綢做成。

明代曾刊印多種經書，其中以《大明三藏聖教北藏》及佛教經論總集典籍叢書《大藏經》最爲著名。《大藏經》是藏傳佛教的經典總匯，「在明洪武至建文三年完成了《洪武南藏》。朱棣在此基礎上又在永樂年完成《永樂南藏》。此後，他在北

圖四　《佛母大孔雀明王經卷》　封面的正面與背面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五　《金光明最勝王經卷第一》　「果綠色地折枝勾蓮方勝紋兩色緞封面」及內頁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六　明　淺藍色地八達暈紋錦經面　李杏南捐獻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京編輯刻印佛經，計六百三十七函，六千三百六十一卷，稱爲《永樂北藏》。萬曆年間，神宗之母李太后又命人刻經，稱爲《續入藏經》。在大藏經的刊印過程中，用絲綢裝幀經書比較前朝是絕無僅有的，這種裝裱方式開創了先河，它是《大藏經》刊印史上的一個特例。」（註二）陳娟娟在她的文章中也提到，「明代從正統到萬曆年間（一四三六～一六二〇）數次刊印《大藏經》，使用內庫所藏的整匹絲綢，剪開作爲《大藏經》裱裝的封面，分發全國各著名寺院。」（註三）

明代除了皇家親令主持刊印大藏經外，還有衆多僧人和佛教信徒參與刊印。位於北京市門頭溝地區上方山一帶的寺廟，在明代由於明廷太監的參與，「上方山寺庵有一百二十座，全盛時期的住僧二百多人，達到空前的鼎盛時期。明廷太監不僅出資修繕上方山，還兩次施明版《大藏經》於上方山。」（註四）因此上方山的香火在明代旺盛，不少信徒在上方山中捐資刻經，也有的是爲自己的祖先或父母保平安，由此出現了不同形式的經書，我們今天看到上方山不同經書形式，應該也是源於此。

經面錦的工藝特徵

佛教經書是佛家子弟必讀的課本，經書爲紙制，裝幀形式精美。這裡我們將經書封皮稱爲經衣，經衣又有經面（封面）和經底（封底）之分。北京故宮收藏的經衣，是從裝裱的經書上揭取下來的，所用的絲織種類多達近二十種。本文主要是以明代經書封面錦的特點爲代表，論述明代錦的工藝特徵。

一、織物組織的特點

經書封面中的織錦，從織物組織上分析，可分爲三枚經斜紋地組織、五枚緞紋地組織及平紋地組織三大類：

圖七　明　木紅色地折枝蓮八寶紋錦經面　源自上方山藏經樓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第一類：三枚經斜紋地組織。

例如：淺藍色地八達暈紋錦經面，明代，李杏南先生捐獻。（圖六）地組織：地經與地緯組成三枚經斜紋組織。紋組織：紋經與紋緯組成三枚緯斜紋組織。上有「大方廣佛華嚴經卷第五十六」墨題紙簽。經面爲淺藍色，經組織點連續成斜向紋路，呈斜紋組織地。花紋以金線、淺綠、綠、紅、金黃、藍色織八達暈紋，形成多重緯浮顯花錦。

木紅色地折枝蓮八寶紋錦經面，明代，源自上方山藏經樓。（圖七）地組織：地經與地緯組成三枚斜紋組織。紋組織：紋經與紋緯組成三枚緯斜紋組織。上有《大方廣佛華嚴經卷第十一》墨題紙簽。經面爲木紅色，經組織點形成斜紋地。花紋組織以藍色、白色、灰藍色、淺綠色、淺粉色、粉色、片金織折枝八寶紋。經線分爲地經和紋經（特經）兩種。

我們知道，明代江南地區的蘇州，以織「宋式錦」或稱「仿宋錦」著稱，「宋式錦」採用雙經軸，出現了地經與紋經（特經），地緯與紋緯之分。紋經與紋緯交織形成三枚斜紋組織，用於提花。在沒有花紋的地部，紋經主要是在織物背面固結彩緯浮長，使其平整，而地經與地緯則織成三枚斜紋。文中的「淺藍色地八達暈紋錦經面」及「木紅色地折枝蓮八寶紋錦經面」的經線均採用地經和紋經兩種，緯線採用地緯與紋緯，在織造花紋處，將不同顏色的緯線與單色紋經交織，以緯浮長的形式織成花紋，形成多重緯浮顯花錦。地經與地緯組成三枚經斜紋組織。這與蘇州明代產「宋式錦」製作工藝相吻合。因此，以這兩件經面錦爲代表的一批三枚斜紋組織且有紋經（特經）經面的織錦應屬蘇州織造的「宋式錦」。

第二類：五枚緞紋地組織

圖八　明　綠色地朵花盤條龜背紋錦經面　源自上方山地藏殿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九　明　紅色地勾蓮靈芝紋錦經面　源自上方山藏經樓。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例如：綠色地朵花盤條龜背紋錦經面，明代，源自上方山地藏殿。（圖八）地組織：地經與地緯組成五枚緞紋組織。紋組織：紋經與紋緯組成平紋組織。上有《慈悲道場懺法卷第六》墨題紙簽。經面爲綠色，經線在織造中形成單獨的、互不連續的經組織點，表面經線呈浮線，形成經向緞紋地。花紋組織以薑黃色、紅色、白色、綠色、粉色、絳色、雪灰色織朵花盤條龜背紋，形成多重緯浮顯花錦。經線分爲地經和紋經兩種。

紅色地勾蓮靈芝紋錦經面，明代，源自上方山藏經樓。（圖九）地組織：地經與地緯組成五枚緞紋組織。紋組織：紋經與紋緯組成三枚緯斜紋組織。上有《大方廣佛華嚴經卷第十六》墨題紙簽。經面爲紅色，地組織爲緞紋。花紋組織以灰藍色、醬色、灰色、白色、綠色、薑黃色、紅色織勾蓮靈芝紋，形成多重緯浮顯花錦。

這兩件經面是地經與地緯、紋經與紋緯相結合織造而成，並以彩色緯線織造花紋，形成多重緯浮顯花錦。

由此可以看出，五枚緞紋組織與上述三枚斜紋組織「宋式錦」不一樣。從織造方法上分析，「紅色地勾蓮靈芝紋錦經面」以灰藍色、醬色、灰色、白色、綠色、薑黃色、紅色緯絲採用通梭織造方法，「即同一色緯在同一花紋單元中織入的顏色完全相同，但是這種織法不能達到逐花異色的效果，爲求得圖案配色的變化豐富，採用分段換色來變換上下花紋單元的花色配置。」（註一）織物中花紋圖案爲纏枝蓮花，題材單一，但是在色彩的運用上，以醬色、灰色、紅色紋緯採用通梭分段換色的方法織得一排醬色勾蓮、一排灰色勾蓮、一排紅色勾蓮，使其循環反復交織，以求得花紋的花色變化。另外，織物中還有通匹不變化顏色的薑黃色、綠色用來織造勾蓮的枝梗、葉脈及枝葉的包邊，目的用來統一整體色彩，起到統色效果。因此，在整體配色中，即有分段換色的紋緯，也有整匹不變化顏色的統色紋緯，這樣織物背面呈現出一段段的橫向彩條，這就是南京雲錦的織造特點。

圖十　明　木紅色地小天華紋雙層錦經面　李杏南捐獻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第三類：平紋地組織

例如：木紅色地小天華紋雙層錦經面，明代，源自李杏南捐獻。（圖十）地組織：地經與地緯組成平紋組織。紋組織：紋經與紋緯組成平紋組織。木紅色平紋地，黃色平紋織「壽」字、「吉」字和靈芝竹葉紋。背面黃色平紋地，木紅色平紋織「壽」字、「吉」字和靈芝竹葉紋。正反面花紋相同，顏色不同，呈上下兩層。

香色地四合如意天華紋雙層錦經面，明代，源自李杏南捐獻。（圖十一）地組織：地經與地緯組成平紋

圖十一　明　香色地四合如意天華紋雙層錦經面　李杏南捐獻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組織。紋組織：紋經與紋緯組成平紋組織。香色平紋地，米色平紋織團朵花、　字天華紋。背面米色平紋地，香色平紋織團朵花、　字天華紋。正反面花紋相同，顏色不同，呈上下兩層。

這類錦爲平紋組織、上下兩層，上層與下層在織造花紋時，交換層組織，即是由兩組經絲與兩組緯絲交織而成，形成花紋相同，顏色不同的雙層提花錦。

雙層錦在織造結構上相對簡單，它的主要特點是雙層織物。所謂雙層織物，也就是由兩組經線分別與兩組緯線交織形成相互重疊的上、下兩層。以「香色地四合如意天華紋雙層錦經面」爲例，在香色平紋地上，以米色平紋織團朵花、　字天華紋，而背面花爲香色，地爲米色，形成正反面花紋相同、顏色不同的同花異色效果，即地花兩色。兩種顏色在織造過程中，形成表層與下層，上下兩層單獨織造、互不交織的雙層效果，而在兩色交接處，表層經、緯織入下層，下層的另一種顏色經、緯線換織到上層，這就是雙層錦的織造方法，這類品種的織物，大多亦是蘇州織造。

由此可見，明代做經書封面的織錦，有多重緯錦及雙層錦。其中，宋式錦和雙層錦爲蘇州織造，而雲錦則產於南京。

二、織造顏色的巧妙運用

經面錦雖然是由不同產地的蘇州宋式錦和南京雲錦做成，但它們有共同特點：緯線顯花的顏色少則五六種，多則七八種，宋式錦一般多爲五六種，但是我們發現也有七八種顏色顯花的宋式錦，打破了傳統的「五六種」之說。文中例舉的「木紅色地折枝蓮花八寶紋錦經面」採用八種彩色緯絲顯花，以藍色、白色、灰藍色、淺綠色、淺粉色、粉色、片金、木紅色織折枝八寶紋。而南京雲錦的緯線顯花顏色則沒有特別限制，如「綠色地朵花盤絛龜背錦經面」採用七種彩色緯線顯花，以薑黃色、紅色、白色、綠色、粉色、絳色、雪灰色織朵花盤絛龜背紋，而「紅色地勾蓮靈芝紋錦經面」採用七種彩色緯絲顯花，以灰藍色、醬色、灰色、白色、綠色、薑黃色、紅色織勾蓮靈芝紋。經面雖然只用了幾種顏色，但是從錦的織造效果看，外觀顯現出的卻是絢麗多彩。形成這種特點的原因，主要受織造技術的限制，但是靈巧的織工將色彩交叉並用，以醬色、灰色、紅色紋緯採用通梭分段換色的方法織得一排醬色勾蓮、一排灰色勾蓮、一排紅色勾蓮，這幾種緯線循環織彩，在不增加緯重數的情況下，織物可形成不同的橫向色彩。

因此，我們從這些錦可以看到，明代織錦色彩層次豐富，還未形成同一色系的暈色效果，色調明麗古雅，濃郁沉穩。紋緯用色不超過十種顏色，經面顏色的使用主要以黃色、紅色、白色、藍色、綠色、粉色、灰色、醬色及片金爲主，經面在不增加緯重數的情況下，循環反復，顏色交替換色。

圖十二　藍色地纏枝蓮紋錦經面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三、紋樣題材豐富

這批錦的裝飾紋樣，有纏枝蓮花紋、纏枝牡丹勾蓮紋、八達暈紋和盤絛紋等多種，紋樣對稱而有變化，花紋流暢且生動。按紋樣的特點，我們將這些錦歸納爲三大類：

一、以花卉紋爲主體，間飾八寶、雜寶、雲紋，做連續不斷的橫向紋樣。

如纏枝蓮花、纏枝牡丹、纏枝菊花、連綴的四合如意雲紋等。其中，纏枝蓮紋是此批經面中使用最爲頻繁的紋樣，其佛教文化的特點非常突出。「藍色地纏枝蓮紋錦經面」（圖十二）是這類圖案中有代表性的作品，其造型用蓮花的枝梗將圖案中的每朵蓮花串接起來，纏綿不斷，花頭規整，橫豎成排，枝梗蜿轉。另外，

四合如意雲紋圖案不僅可以單獨成紋，也常與其它紋飾相配，每朵雲紋之間雲頭與雲尾連綴相接，形成連續不斷的圖案效果。

在雙層錦中，曲水纏枝蓮紋、曲水纏枝花蝶紋、落花流水紋、纏枝牡丹菊花紋等也是這種形式，規矩的曲水紋與S形狀的纏綿花枝，均做連續不斷的蜿轉圖案，即規整又不失靈活，在動與靜的結合中，相得益彰。

二、以幾何紋爲框架的圖案紋樣

天華錦紋、八達暈紋、盤條紋也是比較常用的圖案，它不僅是宋式錦的主要圖案，而且在雲錦中的使用也較爲普遍。「淺藍色地八達暈紋錦經面」、「綠色地朵花盤條龜背紋錦經面」是這類圖案中有代表性的紋樣之一。前者是用金線、淺綠、綠、紅、金黃、藍色緯線織成米字形骨架的幾何圖案，米字格中心是由八個如意紋組成的八瓣花，米字格內爲折枝花，花紋外觀直線呈八個方向，故稱八達暈。八達暈紋取自幾何骨架形中藻井紋樣，藻井是中國古代建築特有的一種裝飾形式，有方形、多邊形、八角形等，由藻井紋演變而來的八達暈紋，在其框架中填以各種吉祥花卉、鎖子紋、連錢紋等，形成織物圖案中自己的風格。又米字格框架變化呈六個方向稱六達暈，呈四個方向稱四達暈，也稱天華紋。

雙層錦中蓮花盤條紋、龜背如意天華錦紋、天華錦紋、蟠螭球路紋、雙龍球路紋、壽字球路紋、蓮花夔龍球路紋等都是採用幾何框架形式而織成的最具代表性的圖案紋樣。

三、成排或成排交錯式紋樣

雙層錦中的經面圖案使用最多的，如五穀豐燈紋、朵花紋、福壽吉有餘紋、八寶紋、團鶴曲水紋等，慶花紋形式以一排排相錯或並行排列其格局，形成二則、四則、六則等規爲性圖案。另外，「纏枝花」的造型律案，也多用成排交錯形式佈局，規圖且圖案化。

這些圖案題材，如八達暈紋、矩達暈紋、球路紋、盤條紋等是在繼承宋錦的基礎上而來，其追究根源應是繼承蜀錦而來。元代費著《蜀錦譜》記載：「蜀以錦擅名，天下故城名以錦官，江名以濯錦。」（《歲華紀麗譜》載《蜀錦譜》）據山謙之《丹陽記》云：「歷代尚未有錦，而成都獨稱妙，故三國時，魏吳皆資於西蜀，至是始乃有之。」（《初學記》卷二十七）也就是說，三國時期，蜀錦已聞名天下。蜀錦的花紋圖案在元代戚輔之《佩楚軒客談》及《蜀錦譜》中都有詳細記載。如元代費著《蜀錦譜》記載：「轉運司錦院織錦名色，即成都府錦院。上貢錦三疋花樣，八答暈錦。官告錦四百疋花樣，盤球錦，簇四金雕錦葵花錦，八答暈錦，六答暈錦，翠池獅子錦，天下樂錦，雲鴈錦。臣僚襖子錦八十七疋花樣，簇四金鵰錦，八答暈錦，天下樂錦。廣西錦二百疋花樣，眞紅錦一百疋，大窠獅子錦，大窠馬打球錦，雙窠雲鴈錦，宜男百花錦。青綠錦一百疋，宜男百花錦，青綠雲鴈錦。」（《歲華紀麗譜》載《蜀錦譜》）那麼蜀錦中的八答（達）暈、六答（達）暈等紋樣，由於其獨特的幾何造型，倍受世人喜愛，成爲絲織圖案中的傳統紋樣。

南朝宋時，郡守山謙之從蜀地引織錦工匠於都城（現南京），建立了南朝官府織錦作坊鬥場錦署，將蜀錦技藝帶到了江南地區。南宋遷都杭州後，在蘇州設立了宋錦織造署，織造署這時除繼續織造蜀錦外，又創新織造出了適合裝裱的新型織錦—宋錦，其特點：質地精細輕薄，圖案典雅，以小朵花型爲主，其中也不乏八達暈紋、六達暈紋、球路紋、盤條紋等紋樣。而明代蘇州將仿製的宋錦稱「宋式錦」或「仿宋錦」。因此，「宋式錦」是在蜀錦、宋錦紋樣的基礎上再加工形成，一脈相傳，成爲藝術格調高雅的新型織錦。

雙層錦與仿宋錦在選題上有異曲同工之處，因蘇州雙層錦的使用與宋式錦相同，大多用在裝裱盒匣、書畫卷軸等用途上，所以它們所用題材仍然是沿續蜀錦題材。

雲錦，普遍認爲「始於元，盛於明清」，也就是說，雲錦晚於四川的蜀錦及蘇州的宋錦，是專供宮廷及上層權貴階層所服務的高檔絲織品，因此，雲錦在用料、藝術、織造工藝等方面都有其獨到之處。選題主要取自現實生活中人們所熟悉的自然素材以及神話中的想像紋樣。另外，在繼承傳統紋樣的基礎上，不斷加以創新，蜀錦中的「燈籠錦」紋、八達暈紋及宋錦中的「折枝花」紋、滿地規矩錦紋等，雲錦加以借鑒引用，並融匯於雲錦的織造圖案中，成爲雲錦圖案中最常用的花紋形式。雲錦題材中牡丹、蓮花、菊花以纏枝、串枝、折枝、團花、散花等裝飾形式出現。八寶、八吉祥、暗八仙紋、雲紋、如意紋、幾何紋等常常與其它紋飾相組合，隱喻含蓄，或直接表達吉祥寓意，在經面錦中都有體現。今天我們所看見的雲錦花紋渾厚優美、圖案色彩鮮豔富麗，宛如天上彩雲般的瑰麗，因此稱「雲錦」。雲錦自從初始起，其用途就與仿宋錦不同。雲錦主要是爲宮廷服務及皇家賞賜外國使臣及少數民族之用，因此，在經衣中用雲錦做成的封面，用料貨眞價實，質地厚實，構圖飽滿，花型碩大，品種豐富。

總體來說，明代紋樣裝飾性強，有的端莊嚴謹，有的秀美活潑，與前朝織物紋樣相比，表現出了無法比擬的豐富性，是明代織物在藝術上的巨大成就。

作者為北京故宮博物院副研究員

註釋

1. 戴健，《南京雲錦》，蘇州大學出版社，二〇〇九，頁四三。
2. 田曉，〈明代大藏經絲綢裱封歷史背景〉，《明代大藏經絲綢裱封研究》，學苑出版社，二〇一三，頁一七。
3. 陳娟娟，〈明代的絲綢藝術〉，《故宮博物院院刊》一九九二年一期，頁五八。
4. 楊亦武，《上方山兜率寺》，華文出版社，二〇〇四，頁二四。